

广州番禺区人民法院“执前划扣”为案款兑付开辟“绿色通道”

本报讯（记者 吁青 通讯员 马卓尔 谢薇）“不用走强制执行流程就能足额收回货款，法院这项创新实在高效！”近日，某游艺设备制造公司负责人在顺利拿到18.5万元案款后，对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推行的“执前划扣”机制连声称赞。

今年4月，这家游艺设备制造公司因合作方盛某拖欠合同尾款，向番禺区法院提起诉讼，并同步申请了诉讼财产保全。法院第一时间依法足额冻结了盛某名下的银行账户。案件进入审理阶段后，经法院主持，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并明确约定直接从盛某被冻结的账户中划扣18.5万元，用于支付某游艺设备制造公司的欠款。今年6月，番禺区法院向异地银行发出协助划拨款通知书，顺利将款项划转至某游艺设备制造公司账户，剩余冻结资金也同步予以解冻。至此，一起欠款合同纠纷在尚未进入执行阶段时，便已圆满化解。

这起案件正是番禺区法院探索“执前划扣”机制落地见效的一个生动缩影。在货款、借款等常见的金钱给付类民商事案件中，裁判文书生效之后，即便法院已经依法冻结了债务人的银行账户，也可能面临两难局面：如债权人不同意解封债务人账户，债务人确实没有其他可用于清偿债务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如债权人同意解封债务人账户，又担心已被查控的财产可能遭到转移，而后只能选择申请强制执行。如若案件进入执行程序，不仅将会给双方正常经营带来负面影响、产生相应的执行费用，被执行人还可能被纳入失信名单，导致征信受损。

为有效破解这一堵点，番禺区人民法院积极探索并推出了“执前划扣”机制，将资金划扣环节提前到执行立案之前。该院民事审判三庭庭长冯婉告诉记者：“在适用条件下，我们主要针对诉讼阶段已经足额保全了现金存款的案件，在裁判文书生效之后，依据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的共同申请，经审查确认数额无误，即可直接进行划扣，无需经过执行立案程序。这相当于为案款兑付开辟了‘绿色通道’。”

如何确保“执前划扣”既快速又安全？冯婉表示：“我们给划扣案款上了‘三重保险’。第一重是甄别财产，坚决排除社保基金、工资专户、专项奖金等法律明确规定不得扣划的账户类型；第二重是审查权利，全面摸清债务人是否存在其他债务纠纷，严防出现个别清偿、恶意逃债等损害第三方利益的情形；第三重是全程监管，实行专人办理、专班监督、全程留痕，划扣前逐级严格审批，划扣后及时解决余款，确保每一分钱都划得合规、转得安全。”

“执前划扣”机制不仅为胜诉企业的资金回笼按下了“加速键”，同时也有效降低了被执行人的征信成本与执行费用支出。据统计，自2025年12月该机制正式推行以来，番禺区法院已累计帮助18家企业快速兑现胜诉权益共计1206.1万元，累计为当事人节约执行费用13.54万元，为深化执行前端治理、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万羽飞鸟与千年古树

雪落亭城，环滁皆白首。

我握着相机穿行琅琊山间，镜头追着雪压梅枝，定格千年欧梅跳动的暗香；快步明湖之畔，将雁群蹁跹的身影、天鹅嬉戏的灵姿收入镜中。每一次指尖轻按快门，都愈发明白：对生灵的守护，从不是刻意标榜的口号。树长青，以年轮深镌文脉千秋；鸟常鸣，以翅尖宣示生机万里。这天地间最动人的相契，原是人心护着草木，草木养着生灵，岁岁年年，生生不息。

万羽生灵恋明湖

我是一名追光者，也是一名“打鸟”人。日出是我的偏爱，飞鸟是我的执念。2025年，我五次凌晨奔赴滁州明湖，只为捕捉第一缕阳光洒向湖面时，飞鸟与金光共舞的瞬间。

印象最深的是2025年12月26日清晨，天寒地冻，近岸的湖水结了薄冰。朋友祁福从广西驾车陪我来到明湖“天元宝船”景点。这艘仿郑和宝船建造的景观船，静静泊在湖畔，像是在等候一场与候鸟的约定。

当太阳从宝船顶端缓缓升起，金光洒满湿地，一群小天鹅和豆雁突然从湖面腾空而起，翅膀掠过水面带起细碎的冰碴，飞向初升的太阳。我下意识按下快门，定格下这壮美的画面，心中满是震撼——这是生命的力量，更是生态的馈赠。

滁州是座山水之城，“一山”琅琊山、“一亭”醉翁亭闻名天下，近年又添一个新名片：全国首个“幸福湖”。2026年1月底，“知名作家看法院”创作采风活动走进滁州法院。滁州市委书记吴劲笑着提议：“各位作家，一定要去明湖看看，我们的城市公园里，藏着上万只天鹅。”

那天飘着蒙蒙细雨，作家们来到湖边，被水面上的景象吸引。天鹅、白鹭、白额雁、绿头鸭或聚集在一起，理毛、亲昵、打盹，或游弋在湖面，你追我赶，泳姿优雅。喜欢拍鸟的作家连连惊叹，举着手机连拍。

滁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明湖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李超陪着大家边走边说，话里满是骄傲。“你们现在看到的这湖面有5.6平方公里，以前是胜天河末端的低洼地，十年九涝，周边是破旧的农房、污乱的养猪场和不成片的菜地，环境糟透了。”

“2015年，滁州市委市政府把明湖建设当成绿色发展‘一号工程’，退堤成湖、生态净化，还在胜天河左支入湖口建了800平方米的生态保育区。”李超指向远处的芦苇荡，“我们培育芦苇滩涂，低密度种植湿地林，还特意留了蛙类繁衍的空间，形成完整的食物链。现在这里水质常年保持Ⅲ类以上，鱼类有20多种，自然成了候鸟的乐园。11.2公里的湖岸线蜿蜒曲折，将水与城、人与自然温柔相拥。”

想起那天清晨，我们刚刚到湖边，一位巡湖人闪现在面前。他穿着大衣，衣帽子裹着头，只露出一双警惕的眼睛，劝我们不要飞无人机，不要惊吓天鹅。交谈之中，得知他姓侯，候鸟的候，原先居住在湖边养猪。他说，“我在这一带生活了几十年，到处都臭烘烘的，以前哪有这么多鸟。”老侯望着湖面的天鹅，眼神温柔，“2022年明湖公园刚开园时，候鸟就20多种，天鹅才几百只，停留几天就走。”

“2023年冬天，天鹅数量突然涨到上万只，可把我们高兴坏了。到了2025年，鸟类种类都到55种了，天鹅每年11月来，次年三四月才走，明湖成了它们真正的家。”老侯顿了顿，指着湖边的监控设备，“现在保护措施越来越全，3座5G-A通感基站盯着上空，无人机敢来‘追鸟’，马上就能锁定。我们‘明湖·禽鸟乐’服务队每天巡湖，劝止乱投喂、近距离惊扰鸟的游客，还救过好几只受伤的天鹅。”

老侯的话，让我想起了滁州法院从事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的朋友们。“生态保护既要靠修复，更要靠法治。最严的法治，才能守护最柔

编者按

2026年1月，“知名作家看法院”创作采风活动走进安徽滁州法院。本报记者周瑞平陪同作家们深入滁州实地采风，以镜头捕捉光影、以文字镌刻温情，记录下琅琊古树常青、明湖候鸟翩跹的生态盛景。文章立足滁州生态蝶变与文脉传承，细致呈现滁州法院以司法为盾，护绿水青山、守千年文脉的生动实践。从水岸巡回审判以案释法、严惩生态违法行为，到一树一策专属守护、科技赋能全域巡护，再到联动共治修复自然生态，滁州法院刚柔并济、护佑生灵草木，让刚性法条扎根山水之间，让司法温情浸润亭城大地。让我们走进《万羽飞鸟与千年古树》，尽览山水之美、法治之力、文化之韵，见证生态保护与司法护航的双向奔赴。

的生灵。”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刘猛生的这句话，让我记忆深刻。

2025年12月26日，我特意赶到离滁州80公里的定远县江巷水库，见证候鸟栖息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点揭牌。江巷水库是江淮分水岭地区的大型水库，水面开阔，芦苇丛生，是长江中下游候鸟迁飞的重要停歇地和越冬栖息地。东方白鹳、小天鹅、白额雁、绿头鸭、灰雁、琵鹭等鸟类，在此停歇、越冬。水库边建有生物多样性展示馆，详细记录迁徙候鸟的踪迹和鸟类介绍。

揭牌仪式之前，一场特殊的庭审在水库边上进行。简易的审判台后，是波光粼粼的湖面和成群的水鸟。

两名被告人，因用气枪非法猎杀“三有”保护动物环颈雉鸡，接受审判。刘某低着头忏悔：“我一时糊涂，不知道打野鸡也犯法，以后再也不会做这种破坏生态的事了，愿意赔偿损失，向大家道歉。”法庭当场判处刘某拘役三个月，缓刑六个月，两人共同支付赔偿金600元，并在省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

寒风中，当地村民代表都听得格外认真。一名小伙子感慨：“以前觉得拿气枪打打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现在法院把庭审开到水库边，真是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课，以后不再伤害鸟了。”

定远县人民法院院长樊朝勇说，设立司法保护点，就是要让司法力量延伸到候鸟栖息地，实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

明光市的女山湖、来安县的池杉湖、天长市的高邮湖，都是鸟类的乐园，司法的守护让鸟类更加自由自在。滁州中院副院长冯春说：“滁州法院推进环境资源案件‘三合一’审判，联动林业、水利等部门，打击和保护共进，就是要让每一片候鸟栖息地都有法治守护。”

“鸟儿通人性，你对它们好，它们就愿意留下来。”常年在明湖边巡护的老侯最有发言权。

我举起相机，拍下天鹅翱翔天空的画面。镜头里，鸟儿的翅膀镀着金光，湖面波光粼粼，远处的滁阳阁与奥体中心相映成趣，人与鸟和谐共处的画面，成了滁州最动人的风景，印证了《荀子·天论》中的话：“万物各得其所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除了打造幸福湖，我们还通过文化塑造，带动文旅融合。”李超说，滁州是“明文化”的起源地，明湖以“明文化”为主线，建设了明文化广场，以明朝皇家园林、郑和宝船等为串，以承天门形成南北轴线，重现明代仪仗及仿明古建筑等历史文化，大明桥和宝船停靠在湖边，向人们诉说那堪比麦哲伦、哥伦布的航海壮举。菊博园内，将滁菊的种植和生产，与现代加工工艺和品茶文化有机结合，彰显出滁州特有的养生文化，同时把滁州施集春雪茶、琅琊酥糖等特产展现给市民与游客，带动第三产业和生态观光农业。

明湖已成为滁州市最靓丽的风景，成为“醉美”亭城的城市会客厅和生态活力中心。

滁州的实践告诉我们，生态保护从来不是一句口号。从明湖的洼地变“幸福湖”，从志愿者的日常巡护，到5G科技的精准防控，再到最严司法的刚性约束，每一份努力，都在为候鸟铺就一条安全的迁徙之路。

“鸟类是地球的精灵，保护它们就是保护我们自己。”这是我在拍鸟中的感悟。如今，

越来越多的候鸟选择留在滁州，从“匆匆过客”变成“常年居民”，它们用翅膀投票，肯定这里的生态，也见证了法治的力量。

作为一名摄影师，我将继续用镜头记录日出与飞鸟，也记录法院守护生态的足迹。因为我知道，每一张照片的背后，都是法治与生态的双向奔赴，都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候鸟的翅膀，连接着南北天地，也丈量着人类的生态良知。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这份良知的守护者。

愿往后每一个冬天，明湖的湖面都有天鹅翩跹，江巷的芦苇荡都有水鸟栖息，滁州的天空都有候鸟翱翔。以法为盾，以爱为壤，让这片土地永远成为候鸟眷恋的家园。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雁来雁归的翅膀上，传遍地球。

千年欧梅扬新花

如果说明湖的天鹅是流动的诗，那滁州的古树便是凝固的史。

四九寒冬，我两度踏雪奔赴琅琊山，只为定格那株千年欧梅的风骨。

雪落琅琊，山披白沙，醉翁亭顶积着白雪。穿过洞门和回廊，古梅亭前，白雪贴在千年欧梅如铁的虬枝上，枝头缀满星星点点的花蕾，透着几分孤傲与清雅。

这不是普通的梅树。它是北宋文豪欧阳修亲手所植，距今已有千年历史。作为中国屈指可数的梅寿星，它是唯一由文人栽种的古梅，被誉为“花中巢许”，既赞其不与群芳争艳的品格，也隐喻着欧阳修的高风亮节。

同行的滁州中院法官王中杰告诉我，欧梅刚入选全国第一批“国保单位·古树名木”协同保护名单，是安徽省唯一入选的古树。“欧阳修当年贬谪滁州，不仅没有沉沦，反而留下‘与民同乐’的佳话，这株梅树，就是他精神的延续。”

我举起相机，雪花落在镜头上，朦胧了画面，却让欧梅的枝干更显苍劲。按下快门的瞬间，仿佛听见千年时光在枝桠间流淌——当年，欧阳修宽简为政，民生为本，兴修水利，筑城国防，抗灾救灾，教化治安，把滁州治理得井井有条。政务之余，登山游泉。山僧智仙为他筑就醉翁亭，他挥笔写下千古名篇《醉翁亭记》。

“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欧阳修醉时，与民共享山水之乐，醒后恪尽职守、落笔成文，守得住政务底线，分得清公私边界，更倡导官民和谐、人与自然相融的风尚。他以与民同乐的初心，把失意活成了千古佳话；他给滁州留下了文化地标，让文脉绵延千年。

他植下的这株梅树，品种稀有，花期不抢腊梅之先，也不与春梅争艳，独伴杏花开放，属于杏梅。历经千年风雨，至今依然枝繁叶茂，年年花开似雪，暗香浮动，风姿清雅，已成为跨越千年的生态与文化符号。

我发现，欧梅的围栏上，多了一小块牌子，上面写着“千年古树 司法守护，司法守护人：琅琊区人民法院院长”。落款是滁州中院、琅琊区法院、南谯区法院和琅琊山管委会。

2025年5月，滁州中院印发《关于加强古树名木司法保护的意见》，将全市9棵千年古树纳入司法保护台账，由5位基层法院院长担任司法守护人。

在琅琊山，滁州两级法院还与林业局、管委会签订协作机制框架协议，“一树一策”解决古树保护的涉法问题。凤阳县人民法院推行“一古树一法官”机制；全椒县人民法院设立古树名木司法保护工作站，形成全方位的保护网络。

“滁州有278株古树名木。”王中杰如数家珍，“天长秦栏镇的‘孝子树’，树龄1320年，是朱寿昌为母守孝所植；凤阳青山村的古银杏，1321年了，传说朱元璋都曾受它庇护。滁州有9棵千年古树，棵棵都是‘有生命的文物’，是自然的‘活化石’，保护它们，既要靠科学防护，也需要法治守护。”

“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是古树名木的‘护身符’。我们要让破坏生态的行为，付出应有的法律代价。”刘猛生说。

这话在两个案例中得到了充分印证。王中杰给我讲起方音盗伐林木案：2023年10月，方音在未办理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雇佣工人砍伐了自己承包林场里的4345棵树木，立木蓄积达115.1立方米，数量巨大。

“很多人以为树是自己种的，想砍就能砍，这是误区。”王中杰说，“森林资源受法律保护，无论是否自有，采伐都需办证。法院最终以盗伐林木罪判处方音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缓刑两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三千元。”

另一起案例更让我印象深刻。被告人陶林明知金毛狗獾被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属国家级濒危珍稀植物，仍三次从网络平台购买。“她以为只是买几株植物，却不知道已经触犯了刑法。”王中杰介绍，法院以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判处陶林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二千元，同时责令其履行生态修复责任。

这两起案件只是滁州法院守护植物的一个缩影。近五年来，滁州两级法院审理盗伐、滥伐林木及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类刑事案件30件，涉及被告人53人，判令侵权人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72万余元，补植复绿13000余棵。

“习近平总书记说‘要把古树名木保护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好’，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刘猛生表示。

最让我动容的，是摆放在醉翁亭前的普法展板。游人如织的景区里，这些展板图文并茂，既有千年欧梅、孝子树等古树的故事，也有相关法律法规解读和典型案例警示。

“以前只知道古树好看，没想到保护还有这么多讲究。”一位带着孩子的游客驻足观看，轻声念着展板上的文字：“禁止擅自采伐、移植古树名木，违者将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我穿梭在游人中，看着大家认真阅读展板的样子，心中满是欣喜。

有位老者指着欧梅的树干，对身旁的孙子说：“这树活了一千年，不容易啊，人人都要爱护它。”

一阵风吹过，欧梅枝桠上的积雪纷纷扬扬洒落。忽然，一只灰喜鹊扑棱棱飞来，落在“花中巢许”碑刻前，低头啄了一口又一口雪水，抖了抖翅膀，跳到更高的枝头。“喳喳喳喳”，清脆的叫声在醉翁亭间回荡，仿佛在叫赶快开花，唤醒沉睡的春天。

我迅速按下快门，定格下这罕见的瞬间。

雪后，阳光洒满山谷，洒满醉翁亭。欧梅的花蕾更饱满，抢先开放的花朵越来越多。待到二月底，千年欧梅又将繁花似锦，暗香浮动。

古树无言，见证着滁州的生活变迁；司法有痕，为千年绿意筑牢法治屏障。自然的灵韵，从来藏在草木与禽鸟的私语里。跌碎琅琊山的残雪，指尖抚过欧梅虬枝的皴皮，忽然想起了欧阳修笔下“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的清欢——那是草木与天地相拥的本真；抬眼望见飞鸟掠过明湖，翅尖划破天空，便想起泰戈尔的哲思：“天空没有留下过翅膀的痕迹，但我已飞过。”这是生命与自由最轻盈的告白。

愿每一棵古树都能被温柔以待，愿每一片绿意都能被法治守护，愿千年欧梅的花香，伴着司法的光芒，永远萦绕在琅琊山间。



广西贵港港北区：持续清淤攻坚 助推灾后重建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港北区多处地段积水淤塞、公共设施受损，辖区灾后清淤、复工复产任务紧迫。为快速消除洪涝影响，港北区人民法院迅速行动，统筹组织全院干警实行每日轮班下沉机制，配合挂点社区工作人员到工业园区、校园、小区居民楼等重点区域开展清淤整治。

图为7月14日，法院干警在贵港市大将国际学校协助开展清淤工作。

黄景娜 摄

上海松江:为防范化解土地纠纷提供指南

本报讯（记者 郭燕 通讯员 刘晨 蒋映含）近日，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涉集体土地纠纷案件审判白皮书及典型案例。

白皮书指出，2021年至2025年，松江区法院共审结各类涉集体土地纠纷案件397件，案件总体呈下降态势。案件表现为诉讼主体相对特定、诉讼请求较为多元、调解比例总体偏低等特点。诉讼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合同缔约履约不规范、违法用地屡禁不止以及历史遗留问题突出等。

为高效化解和防范各类涉集体土地纠纷，松江区法院强化政治建设引领，做深做实巡回审判，持续提升审判质效，深度融入基层治理。同时提出四项工作建议：严守土地用途红线底线，审慎规范订立合同，压实各方主体责任，健全多元联动机制。

发布会通报的5起典型案例，涵盖土地租赁合同纠纷、民事主体间房屋拆迁补偿合同纠纷等领域。例如，一起土地租赁合同纠纷案中，承租人承租土地用于经营停车场，法院查明涉案土地系耕地，不得进行非农建设，最终认定合同无效，且不支持承租人依据合同主张违约金的诉求。

“松江区法院通过翔实的司法统计数据以及一个个真实案例，将原本抽象的法律规则进行了生动的提炼，为集体土地的有序流转、农民合法权益的维护提供了极具实操性的指南。”上海市人大代表李春风参加发布会后说道。

⇨上接第一版 色尼区人民法院法官旦增拉姆上门调解，把这家家务事捋顺了。她说，要让护路队员走得安心，也要让其他还在护路的人放心。

……

实际上，除了护路营区，多年来，铁路沿线的村庄、学校、工地等都留下了法官们普法的脚印。“人民铁路人民爱”这句话，慢慢在高原扎了根。

挑战极限，与“青藏铁路精神”同行

2021年，“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被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身处其中，青藏铁路精神对法院有何影响？对此，不少法院干警向记者讲述了他们曾经历的一段特殊往事以及留下的深刻体会。

2007年至2008年，青藏铁路刚开通不久，公安和护路队人员力量显得厉害。当地政府一号召，一群刚入职的年轻法院干警卷起袖子就上了铁路，守护路路。这段经历，也成了当地很多“70后”“80后”法院干警的集体记忆。

“哭着坚持，咬着牙坚持。”据法院干警们回忆，当时车每开过一公里，就会放下一两个人。白班夜班两班倒，每逢下雨下雪，躲在涵洞里也不济事；到了深夜，荒山野岭很难伸手不见五指，有人只能高声唱歌，给自己壮胆。

如今，有了专门的护路队员，法院干警很少再去守路，但这段苦日子，磨硬了“高原法官”的骨头。“当时护路那么苦都干下来了，现在即便是遇到让人头疼的疑难案件，也不算什么了。”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平措多吉说。

在高原办案，确实“费人”。青藏铁路的

雁石坪站，是世界海拔最高的铁路客运站。6月29日，记者来到铁路沿线法庭——安多法院雁石坪人民法庭时，这里还得穿羽绒服。6月30日，雁石坪镇的天空甚至飘起了雪花。

氧气稀薄，大风常常刮得人头痛。雁石坪法庭庭长嘎玛索朗加措和同事们，就这样驻守在平均海拔5200米以上的“藏北大门”，因常年驻守高原，红细胞指数异常、左心房壁厚等高原病找上了嘎玛索朗加措，不过，最让他头疼的不是身体，而是办案。

高原地广人稀，查人找物常需翻山越岭。手机没信号、导航不管用，在羌塘草原迷路是经常的事。

他向记者讲了一起小案。2025年底，承包户洛某与某村农业合作社因绵羊承包数量吵了起来。为方便诉讼，法庭把“车载科技流动法庭”开进了牧区。一行人一大早就出发，赶到洛某所在的乡已是下午。牧民游牧点难寻，他们特意请了当地村民带路，可直到天黑还没见到人，办案人员也找不到路了。

晚上9点，再往前走，很有可能闯入可可西里无人区，野狼、棕熊等随时可能现身。嘎玛索朗加措一行5人只能在车里凑合了一夜。第二天下午，总算见到了洛某，法院干警没顾不上休息，一只只清点绵羊数量，叮嘱承包合同要规范。终于，双方心里的疙瘩解开了，还一致同意继续履行合同。案子办完，回法庭却来不及，就这样，他们又在乡里耽搁了一夜。

不过，嘎玛索朗加措不觉得这有多苦。

“每当看到护路队员在青藏铁路上默默守护，就觉得‘青藏铁路精神’具象化了。”他说，自己常常被青藏铁路的守护者们“戳中内心”。这虽然虽然条件艰苦，但还有人生活，也有对公平正义的期盼，我们就是用脚步丈量每一个案子，守着‘藏北’的和谐安宁。”